



美国企业代表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损害美产业竞争力

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记者高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举行听证会,讨论针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问题。与会代表普遍表达了对加征关税损害美国经济、降低美产业竞争力的担忧。

美国半导体协会和半导体工业协会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占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0%,对中国半导体贸易处于顺差,且从中国进口的逾四成半导体产品的生产企业是美国本土企业或者美资企业。半导体主要研发与设计均在美国进行,芯片仅是在中国进行组装,加征关税将提高美国企业成本,不利于研发投入,并损害美国领先地位。

消费者技术协会在问询环节对提问官员直言,改变供应商来源实际是政府在破坏企业自主经营的能力,将导致高薪就业岗位在美国流失。

美零售业领导协会担心,加征关税会影响美国家庭,增加经销商、消费者、农民的日常成本,且消费品的供应链转移需要很长时间。

来自美国化工和塑料制品、集装箱、电动自行车、汽车零部件制造等行业的多家协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他们不能找到除中国之外的供应商,而且美国国内供应满足不了当前需求。他们指出,中国是重要的化学原料和电子零部件来源地,很多产品仅在

中国大规模生产,很难找到替代品,美国国内供应一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即使调整供应链也需要较长时间。加征关税措施将迫使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甚至被迫将工厂迁至海外,不利于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不少美国中小企业代表抱怨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严重。布林利-哈迪公司表示,由于最近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并于7月6日对34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这个传承了五代人、拥有179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正面临关门威胁,新的关税将使情况雪上加霜。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也指出,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严重伤害美国小企业,因为改变供应商对小企业来说尤其困难且成本高昂。

与会企业中,罗技、环球电子、班纳工程、福迪威公司等在中国均设有工厂,这些企业代表称公司在中国并未遇到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

罗技公司代表说,该公司并未许可或被要求许可将任何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也未被迫将知识产权或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罗技在中国也未遭到美方对华301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相关行政许可或许可要求的限制。

环球电子公司代表称,美国企业有能力与任何人在公平环

境下竞争,加征关税反而会使像环球电子这样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美竞争中处于困境。该公司代表敦促特朗普政府不要加征关税,而应与企业合作,实行有利于美国就业和美国企业在全美市场竞争的贸易政策。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告诉新华社记者,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和企业来说将适得其反,因为这会提高美国企业的进口成本并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由于美国对华征税产品清单中绝大部分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依赖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生产商品销往全球的美国企业。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预计,许多美国企业将效仿美国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将部分工厂搬迁到海外,这正是“糟糕贸易政策”的代价。

6月15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其中,对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于7月6日实施,另外16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问题还需征求公众意见。



▲7月18日,在德国科隆,德国宇航员马天(马蒂斯·毛雷尔)在欧洲航天局国际空间站模拟舱内留影。
新华社记者张毅荣摄

“你好,我是马天,我是欧洲航天员……”

刚一见面,马蒂斯·毛雷尔就用流利的中文作了简短自我介绍。近日,在德国科隆的欧洲宇航员中心,这位德国宇航员对记者讲起了他的“中国故事”,并透露了自己的“中国心愿”。

“天上的马”想高飞

像许多外国人一样,已经有6年多中文“学龄”的马天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很自信,不过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中文名字。“中文老师告诉我,马天‘的中文意思是天上的马’,它想要飞得很高。”

2010年加盟欧洲航天局之前,马天的履历已经很“国际范儿”。他足迹遍布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主要从事航天材料轻量化研究。2012年担任欧洲宇航员中心与中国合作项目负责人后,他“正式”与中国结缘。

马天说,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但很有成就感。“最初,我们讨论双方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分别派代表参观了对方模拟太空舱和实验室,了解对方如何工作。双方宇航员还参加对方组织的训练,并逐渐形成了年度交流机制。”

除了组织交流,作为一名宇航员,48岁的马天也有自己的“小目标”：“我希望去中国空间站,与中国航天员以及其他国家的宇航员一起工作。”

中国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载人空间站。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于2024年退役,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中国已多次表示,欢迎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

“我希望能和中国航天员承担一样的职责,包括进行各种类型的实验、按要求对空间站进行运营和维修、参与舱内舱外的任务。”马天对未来在中国空间站工作的可能充满期待。

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实现中国空间站和欧洲地面的视频连线,“让欧洲的公众能够了解中国的空间站,同里面工作的欧洲宇航员对话”。

留恋中国“大家庭”

除了中文,中餐也让马天念念不忘,“特别是北京烤鸭和川菜”,“我非常希望未来能在太空中吃到中国风味的食物”。

马天能在几年内迅速成为“中国通”,得益于中欧间日益密切的航天合作。2015年5月,双方签署关于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的长远目标和实施步骤协议,明确2015年至2017年为技术交流阶段,中欧互相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

去年夏天,马天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一起,参加了中方在山东烟台组织的海上救生训练,这段经历让他津津乐道。“当时,我们和16名中国航天员朝夕相处,生活在一栋房子里,一起吃饭、一起训练,业余时间也会一起在海滩上散步聊天。才过了两三天,我就感觉自己是大团队的一员。”

中国搭档对马天的评价是好相处、有默契。“训练中,我和他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比如,从海里爬上救生艇的时候,他会托一下我的身体,我上去后会伸出手来拉他一把。”和马天分在同一组的中国航天员叶光富说。

马天说,这和其他地方的宇航员训练“很不一样”,“比如原来参加美国组织的训练时,大家都住酒店,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有时我会和两三名宇航员一起训练,有时就独自训练”。

对于这种“大家庭”式的训练,马天十分认同:“一起生活、了解彼此非常重要。试想,太空舱内会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宇航员,大家可能要在封闭的空间中共同工作生活长达半年之久。无论在轻松愉快还是充满压力的时刻,始终都要相互理解、保持专业,这样整个团队才能取得成功。”

“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再去中国工作一年。”马天告诉记者。目前,他仍在努力学习汉语,让中文水平“更进一步”。

点赞中国“好伙伴”

马天说,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航天事业中的角色越来越开放积极。

今年5月,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布仪式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正式开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不少国家代表在现场详细了解参与中国空间站合作的细节,表达了浓厚兴趣。

“不仅是欧洲人,世界上任何一个想让宇航员上太空的国家都可以通过联合国与中国取得联系,并有可能进入太空,这令我印象深刻。”马天说,“我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有着长期规划,并且专注执行,非常值得信赖。”

除了空间站,马天还将眼光投向了更为长远的探月工程计划:“中国还将实现登月,甚至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我期待那也将成为属于全人类的基地。”

马天认为,有着22个成员国的欧航局国际航天合作经验丰富,希望成为中国的伙伴。“中国有自己的火箭、飞船,未来还将有自己的空间站。欧洲宇航员过去在空间站长期工作生活,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双方合作,能够推动人类航天事业更加高效发展。”

新华社记者张毅荣
(参与记者刘石磊、杨骏、李雯)

马天：想上中国空间站的欧洲宇航员

海上登陆赛障碍赛打响,中国队包揽前3名

新华社福州7月30日电(记者朱鸿亮、翟翔、吴健)泉州石狮将军山脚下,不同语言的加油声此起彼伏。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苏丹5国的海上精英30日展开了海上登陆赛第一阶段障碍赛的激烈角逐。

1200米的障碍赛场,高低错落、比邻而立的19种障碍物让人有些压迫感。

5个国家参赛队共派出13个陆战班分7组参赛。在参赛者眼里,这里与其说是赛场,毋宁说是战场。那一道道障碍,如果搬到战场上,结合敌方守军的轻重武器拦阻射击,就是可怕的阻击战。

这正是军事比赛与一般比赛的不同之处。据裁判长陈卫东介绍,障碍赛场设置侧重现代城市作战特点,营造充满突发性、复杂性的战场环境,考验单兵战术和班组协同能力。

按照抽签顺序,中国参赛队1班与伊朗3班参赛队率先登场。发令枪一响,队员如离弦之箭飞驰而出,奔跑、翻越、攀爬、跳跃……

他们不是穿了军服的体育运动员,而是身挎武器的作战

班组,必须以小组配合的方式交替掩护前进。

“开阔地奔跑必须有战术思考。”中国参赛队教练周凯说,“枪林弹雨之下,很难有超过三秒连续直立奔跑的机会。”

果不其然。记者在现场看到,穿越多种围墙障碍时,并非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墙头上爬,而是有人持枪掩护,有人用身躯顶起战友上去,先过去的战友还进行侦察,确保通路安全。

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木质栅栏。木质栅栏在我军目前的障碍设置中较少,在一些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常被用作防御人员通过的障碍,城市里用木质栅栏的情况也较多。与砖石结构或钢筋混凝土墙相比,木质栅栏虽可隐蔽进攻人员的身体,却无法抵御大威力子弹的穿透。一旦被击破,人员就可能被子弹所伤,因此跨越时务求干净利落。

不过短短数秒,队员们已一跃而过。

紧随其后的两米高的围墙,是公认的城市战场常见建筑障碍,中间的开洞模拟被损毁的墙体,小组通过必须进行战术规划,有序从围墙上端或开口通过,中间涉及任务分工、警戒、掩护等战术考虑,可谓“简约而不简单”。

一名侦察尖兵率先登顶,确认安全后,其他队员快速攀上。

交通壕、铁丝网、带水管路段、斜坡……一个又一个障碍被跨越。最后,是600米的冲刺。

经过激烈角逐,中国参赛队以8分35秒赢得了第一小组的比赛。接下来,俄罗斯、委内瑞拉、苏丹参赛队相继登场。7个波次的比赛后,中国代表队3个陆战班以7分51秒、7分58秒、8分35秒,包揽障碍赛前3名。其中,3班以7分51秒的成绩获得了“最佳陆战班”名誉。

“上午的比赛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从比赛当中学习到了各个国家的战术,中国的战术很好,伊朗和俄罗斯也不错。”委内瑞拉参赛队队员卡洛斯·阿尔瓦雷斯·杜诺说。

据悉,“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共分障碍赛、求生赛、接力赛3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瞄准实战,贴近实战,反映实战,为了实战。第一阶段障碍赛结束后,海上登陆赛裁判委员会及时召开了裁判会议。会上,各国裁判对中国队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同比赛成绩并签署了会议纪要。



“国际军事比赛—2018”中国承办的“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比赛开赛

▲7月30日,参赛步战车高速通过涉水场。

当日,“国际军事比赛—2018”中国承办的“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比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开赛。“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比赛项目分单车赛、接力赛2个阶段进行,考核的是步战车组机动越野和精确射击。在规定的距离条件下,步战车组越过防坦克壕、车辙桥、涉水场等障碍,依次完成火炮、机枪射击。

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国际军事比赛—2018』进入第三天

我陆军出国参赛队捷报频传

新华社莫斯科7月30日电(杨庆民、李大勇)“国际军事比赛—2018”进入比赛第三天,中国陆军出国各参赛队健儿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奋勇拼搏,在“坦克两项”“野战炊事”“狙击边界”等项目中旗开得胜,捷报频传。

记者从陆军出国参赛指挥组了解到,“坦克两项”“野战炊事”“侦察尖兵”“厄尔布鲁士之环”“军械能手”“安全环境”“修理营”“军事拉力”“狙击边界”等项目在当地时间28日“国际军事比赛—2018”开幕式后相继开赛,中国陆军参赛官兵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取得了优异成绩,赢得了掌声和赞誉。

截至发稿时间,中国参赛队在“坦克两项”项目中以21分00秒的成绩取得第一轮单车赛首日比赛第一名,在“野战炊事”项目中取得民族菜肴大师赛第一名、射击比赛第一名,在“狙击边界”项目中取得第一阶段单兵赛“专项技能”第一名。

“狙击边界”中国参赛队由陆军第71集团军官兵组成,特战某旅特战三连上士段康于当地时间29日获得该项目比赛第一阶段单兵赛首个课目“专项技能”第一名。成绩公布后,其他国家队员纷纷到中国队帐篷向段康祝贺。该项比赛区分单兵赛、小组赛、狙击接力、狙击决战4个阶段,有18个国家参赛,每个参赛队派4名正式队员、2名预备队员,7月28日至8月8

日在白俄罗斯举行。

陆军出国参赛指挥组总领队李斌告诉记者,与前几届相比,“国际军事比赛—2018”增加了新内容,难度有所增加,参赛国家也比往年多,中国参赛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一次会面两种解读,特朗普“杠上”《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9日与《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格雷格·苏兹贝格隔空互怼,起因似乎是两人对本月20日一次私人会面解读不同。

特朗普率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两人会面,称讨论了媒体如何因“假新闻”沦为“公敌”。苏兹贝格随后在声明中说,他与特朗普交流时“恳请”对方反思大肆攻击媒体的行为。

这一声明似乎惹怒特朗普。他当天晚些时候继续攻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延续敌对态度。

私人会面

特朗普29日率先在“推特”上发文说,与苏兹贝格在白宫作一次“非常棒、有趣”的对话,“大部分时间用于谈论媒体发布的海量假新闻以及假新闻如何变身成固定用语‘民众敌人’,可悲”。

按美联社的说法,经常用“民众敌人”描述媒体的恰恰是特朗普本人。

《纽约时报》报道,这条推文发布后两小时,苏兹贝格发表一份包含五个段落文字且“措辞生硬”的声明,说他接受特朗普7月20日会面邀请的主要原因,是想表达对总统“令人深感不安的反媒体言论”的担忧。

“我直接告诉总统,我认为他的语言不仅制造分裂,而且日益危险。”苏兹贝格在声明中说,“我告诉他,尽管‘假新闻’一词不真实、有害,我其实更担心他把记者贴上‘民众敌人’的标签。我警告说,这种煽动性语言增加记者面临的威胁,可能导致暴力行为。”

声明说,白宫原本要求不公开会面,“但由于特朗普先生的推文,他已把会面公开”,苏兹贝格因而决定“回应总统所概括的谈话内容”。复述的谈话内容依据他和一道面见特朗普的《纽约时报》社论编辑詹姆斯·贝内特所做详细记录。

白宫媒体顾问梅塞德·施拉普29日同样发表声明,“确认谈话发生过”,“总统定期与媒体代表会晤”,但她没有提供更多会面细节,也没有解释为何特朗普选择公开谈话。

再批媒体

《纽约时报》报道,苏兹贝格认为他与特朗普的谈话“诚恳”;谈话结束时,他感觉特朗普听进去了他的话,还会考虑苏兹贝格提出的问题。然而,苏兹贝格的声明“似乎触动了(特朗普的)神经”。

29日下午,特朗普连发4条推文,炮轰媒体,称媒体受“特朗普错综复杂综合征”影响变得不理智,曝光政府内部决策过程,才

真正把包括记者在内的不少人“置于危险中”。这类行为“非常不爱国”。

特朗普写道,尽管现政府取得“大量积极成果”,有关政府的报道九成是“负面”新闻,导致公众对媒体行业的信心降至“历史新低”。

他再次点名“失败的《纽约时报》”和“亚马逊(旗下的)《华盛顿邮报》”,指这两家报纸“即便是对非常积极的成就,也只会写坏消息”,而且他们永不改变”。

按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经常抨击他认定有失公允的媒体报道,给新闻媒体贴上“民众敌人”的标签;对一些他不喜欢的报道,他指责记者传播“假新闻”。

上周,特朗普政府与媒体的紧张关系再次显现。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特朗普要求出席美国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年会的民众记住:“你们看到和读到的都不是正在发生的。”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名记者因“不合适”的提问被白宫勒令不得参加报道特朗普一场活动。

法新社评述,特朗普的最新推文让人怀疑,与苏兹贝格的会面能否缓解双方紧张关系。一名《纽约时报》前编辑在社交媒体上说,就特朗普与媒体行业和解,“还是耐心等着吧”。

(海洋 新华社专特稿)